岳西为何有纪念华佗的庙宇？



位于岳西县菖蒲镇溪沸村的华公庙。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摄

公元1821年，清道光元年，一场疫情自南向北，扫过大半个中国。民间叫它吊脚痧、脚麻痧。为何吊脚、脚麻？因为上吐下泻，失水过多，以致两小腿不能伸直。此次疫情多数病例起病急，严重的一天腹泻十几次，甚至危及生命。

就在同一年，大别山腹地的溪沸村，白云岭山腰一株奇松之下，建起一座前后两进的庙，塑华佗像，名“华公庙”，当地人也叫“华佗庙”。

要说这两件事毫无联系，恐怕不会有人相信。

敏感的读者一定发现问题所在了：哪里来的神医显灵，要不要这么玄啊？事实上，这个故事的核心问题并不玄幻：瘟疫一来，清代的老百姓为何会将生的希望寄托在东汉的华佗身上？

旧闻：
疫起山隅祈良医 一庙遥寄千年念

华佗在民间口碑好，首先是因为他在正史里留下的“硬成绩”足够硬。

华佗所留医案，散见于《三国志》《华佗别传》及其他古籍，留存可考医案二十六则，在古代名医中极为罕见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医案不是“传说某年某地治好一人”那种模糊叙事，而是有病人身份、有症状描述、有治疗过程、有预后判断的完整记录。

广陵太守陈登胸闷面赤、吃不下饭，华佗诊脉后说：“府君胃中有虫数升，欲成内疽，食腥物所为也。”——病因直接指向他爱吃生鱼脍。一剂汤药下去，陈登吐出的虫“赤头皆动，半身是生鱼脍也”。病是好了，但华佗留下一句话：“此病后三期当发，遇良医乃可济救。”三年后果然复发，华佗不在，陈登就死了。诊断、病因、治疗、预言、应验，五件事一件不落。这种医案，读起来就不像是看病，更像是判案子，言出法随那种。

更别说他还有两样“教科书”级别知名度的“专利”。一是麻沸散：“若病结积在内，针药所不能及，当须刳割者，便饮其麻沸散，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，因破取”，剖腹断肠，缝合敷药，“一月之间即平复”。二是五禽戏：模仿虎鹿熊猿鸟，教人活动筋骨、防病于未然。他的弟子吴普练了一辈子，九十多岁还耳目聪明、牙齿完整。

但光有医术，不足以解释华佗在民间的特殊地位。华佗口碑的第二个来源，是他的结局。

华佗死于曹操的狱中。他以妻子生病为由返乡，多次推辞征召不返，被曹操认定欺瞒而遭此难。不错，正史并没有华佗要为曹操做开颅手术的任何记载，所谓“用利斧劈开脑袋，取出风涎”，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小说家言。

还有，华佗临死前想把医书交给狱吏，狱吏畏罪不敢接，华佗索火烧之，一代名医的方书就此失传。读到这里，谁能不心生惋惜、意难平？

由此，史书里的华佗死了，民间叙事里的华佗就开始“上班”了。

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康熙年间，山东曹州方圆几百里闹“大家瘟”，早上染病，次日吐几口黄水就死，每天往外抬几百具尸首。一位青布长衫的老者走进一户人家，从腰间葫芦里倒出一丸药，救活了已经吐过黄水的曹善人，又留下一张方子，说“照方抓药，三斤一包，每包泡一大缸水，够一村人每人每日一碗，连饮三天，瘟疾即消”。众人问姓名，老者说：“我姓华，家住亳州。”飘然而去。灾后曹善人拉着几十车礼品到亳州遍访药店，全城没有一个姓华的郎中。最后走进城隍庙南边一座小庙，迎门一尊神像，腰悬葫芦，和那老者一模一样。抬头一看庙额：华佗庙。

即便在神话故事里，华佗也不是那种挥挥手就变东变西的神仙模样，还是以“郎中”的身份出现，不仅治病，还留下方子。呐，这个呢，就叫接地气！

类似的故事有很多，华佗在民间经常“显露真身”。究其缘由，无外乎古代医学不发达，人类对抗疾病的能力很低，心理上期待“神医下凡”。

白云岭的华公庙，大抵同样由此而来。

华佗有没有到过溪沸村？正史里没有，方志里也查不到。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“华佗”这两个字，在瘟疫面前，被当成了最后一味药。

最初那座华公庙，前堂双柱上顶，后堂拾级而上，正中石香炉，后壁石台塑华佗像。门楣上一联：“庙后青松千古秀，门前绿水万年流。”庙后那棵奇松，树围约四米，高约十五米，离地三米处分出两枝，冠盖庙顶，当地人叫它“华佗的晴雨伞”。

寻踪：
残碑可证当年事 古意长随潜水流

如今的华公庙，位于岳西县菖蒲镇溪沸村白云岭的半山腰上。

“庙后那棵松树，我们都说是‘华老爹’的一把伞。”在2026年11月的寻踪中，记者找到了在华公庙做日常维护的王先友。他说，当地人都管华佗叫“华老爹”，他指着庙中的碑记说，碑上记这座庙始建于“清宣宗道光元年”，即1821年。倡导者是本地乡民刘立加、王如山、王永恩等，所建名目为“华公道场”。

那座“华公道场”早已淹没在岁月中，现存的庙宇是1987年以后才逐渐重建起来的。

至于“庙后青松千古秀，门前绿水万年流”的景致，如今也只剩下一半：站在庙前，向山下眺望，清澈的潜水——在这里它更常被称为天仙河——一如两百多年前流淌着；可惜的是，庙后青松终究抵不过天灾人祸的侵袭，在数十年前的一场火灾中遭遇致命打击，“华佗的晴雨伞”如今只存在于文字记载和当地人的记忆里了。

205年过去了。王先友说，“‘华老爹’诞辰前后的庙会上，还是有不少人来。”

青山依旧，绿水依旧，那份对医者仁心的敬重，依旧。

全媒体记者 何飞 汪迎庆 通讯员 徐敏

旧闻寻踪 到现场翻开历史

秋假寻非遗 指尖传匠心

近日，望江县鸦滩镇组织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望马楼村挑花研学基地，开展“探秘望江挑花，传承匠心非遗”主题研学实践活动，把课堂搬进非遗工坊，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本土传统技艺的魅力。活动现场，市级非遗传承人房丽丽向同学们介绍望江挑花的历史渊源、艺术特色与发展脉络，梳理技艺从旧时民间服饰装饰到现代文创产品的演变过程，帮助孩子们读懂非遗背后的乡土文化内涵。

全媒体记者江胜
通讯员 陈加旺 摄



红色祠宇耀千秋

在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青天乡，有一座普通祠堂因“岳西和谈”而驰名遐迩，这就是汪氏仲才公祠堂。

祠堂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，由汪氏八十四世朝敬、朝深、朝右公等聚景觉公房阖族之力，仿徽派古祠规制营建。主体三进两天井，前厅设戏台，中厅木雕栩栩如生，后厅家规家训教化有方；两侧回廊土木架构，柱墙相倚，马头墙翘角凌云，兼具抗震防火之功。东西配厢房，东厢房现为“岳西和谈”全景全程式图片展厅，西厢房为汪小川生平事迹展馆。整体建筑占地1000多平方米，形制庄重，气势恢宏。1952年秋，祠改设青天粮站，“文革”期间祠内雕饰尽毁。改革开放后祠宇归还汪氏族人，1999年、2009年族人两次集资修缮，2014年、2019年安徽省政府先后拨款40万元、140万元实施保护性维修，古老祠堂焕然一新。

这座祠堂更以深厚的红色印记载入史册。1927年秋，共产党员汪寅斋受党组织派遣返乡发动农运，借祠创办上青小学，以学堂为掩护传播革命思想、培养骨干，并秘密组建中共青天畈支部委员会。1929年成立共青团组织，1930年3月28日于此组织武装暴动，建立霍山南乡青天畈苏维埃政府，组建赤卫大队、农协会、妇女会、儿童团。1937年7月22日，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以何耀榜为代表，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全程参加，与国民党鄂豫皖“剿共”指挥部高级参谋刘刚夫等在此举行谈判。经过六天激烈交锋，7月27日双方达成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协议，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至此结束。岳西谈判首开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国共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，在党史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因其鲜明、厚重的红色印记，该祠1987年1月被岳西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岳西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12年6月列入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15年10月被中共安庆市委组织部、党史研究室授予安庆市党史教育基地；2016年12月被中宣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文化和旅游部等14部委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；2019年12月被安庆市政府定为国防教育基地。

爱国忠诚、创造奉献，是汪氏家族家规家训的核心要义。良好家风熏陶孕育了一代代优秀儿郎。汪寅斋1933年春在霍山作战中壮烈牺牲，时年38岁；汪全润担任《血花》报编辑，1932年被反动派杀害，时年23岁；汪烈君1933年参加领导农民暴动时牺牲；汪小川参加长征，后历任长春市委第二书记、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、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、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；汪应中参加红军长征，历任黑龙江省军区兵役局局长、辽宁省军区副司令等职，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、二级红星勋章；汪岳峰为陆军工程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获“求是”杰出青年奖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青天畈在土地革命时期牺牲的党团员、农运骨干众多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后，汪氏家族又涌现出一批批党政领导干部、专业技术骨干、科研英才和先进模范，灿若星辰。

近年来，各级党委、政府和相关部门越来越重视“岳西和谈”旧址的保护、开发和利用，党政机关、司法机关、中小学校、群团组织、各类企业纷纷到此开展党史学习教育、入党集体宣誓、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等活动，“岳西和谈”旧址的知名度、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。义务看护这座红色祠堂30多年、今年87岁的乡贤汪正续说：“青天祠堂是地方革命的红色摇篮，建立了党组织、地方红色政权和党领导的群众组织；岳西和谈放下仇恨、共同对外、一致抗日，从民族大义看是一面旗帜。我们一定要把青天祠堂保护好、利用好，这是一件功德无量、利国利民、万代久远的事情。”

通讯员 冬青

一周文化热点

电影出海，比“走出去”更难的是“走进去”

本周，中国电影在海外接连亮相：波哥大中国电影节展映《热辣滚烫》《飞驰人生3》等六部影片，曼谷中国电影节以《八仙！》开幕并专设非遗纪录电影单元。放在文化交流的框架里，这当然是好消息。但若把镜头拉远，真正值得评论的不是又办了几场影展，而是中国电影出海正走到一个需要换挡的关口：从“把片子送出去”转向“让观众走进去”。

送出去，靠的是展映、节展和渠道关系；走进去，靠的是发行网络、译制能力、档期节奏和观众认知的长期积累。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超过20部、海外票房突破4.5亿元，这个数字放在国内大盘面前仍然很小，但增长发生在发行环节而非单片爆款上，意义不同。多窗口接力全球公映正在成为常态，国庆档影片在国内上映的同时就陆续登陆大洋洲、北美和欧洲。过去“国内下映、海外才动”的滞后模式，让盗版和话题冷却先于票房抵达；如今同步或接力上映，至少让海外观众和本土观众站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。这是“走进去”的第一步，但只是第一步。

第二步是内容与受众的匹配。过去中国电影在海外最硬的标签是功夫和武侠，如今领跑海外票房的却可能是方言家庭片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以侨批为线索讲跨国家族情感，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拿下华语票房冠军，靠的不是奇观，而是普通人都能辨认的情感结构。这提醒出海策略的制定者：跨文化传播中最有效的通货往往不是“异域感”，而是“可共情”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题材拓宽会自动发生，也不意味着功夫片失去价值，而是说海外市场的观众分层正在变细，用一套配方打天下的时代过去了。

第三步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，是本地化能力的沉淀。译制不只是翻译字幕，还包括配音、宣发物料、社媒运营和院线排片谈判；发行不只是卖版权，还包括与当地伙伴建立长期分账和选片机制。这些“慢变量”不会出现在影展红毯的报道里，却决定一部片子是“展映一周”还是“上映一月”。4.5亿的海外票房不是终点，它更像一个提醒：当发行网络、译制能力和交易平台同时趋于成熟，出海的竞争就从“谁有爆款”转向“谁有系统”。

中国电影不需要每一部都成为全球爆款，但需要一个能持续把不同题材送进海外主流院线的系统。影展是窗户，发行是门。窗户可以让人看见，门才能让人走进来。本周的两场电影节开幕值得关注，但更值得追问的是：展映结束之后，这些片子能留下什么。

全媒体记者 付玉

文化传真

庙会老文化 做活商圈新模式

本报讯 桐城市依托千年孔城老街，持续做好孔城庙会保护传承文章，探索非遗活化路径，推动民俗文化与农旅、研学深度融合，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。

守根脉，多方联动抢救千年民俗。孔城庙会随老街水运商埠发展而兴，源起唐宋、盛于明中叶，是桐城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传统庙会中最为盛大的春节、东岳、火神三场庙会，包含敬神祈福、万年台献艺、十甲踩街巡游等环节，民间歌谣《十甲歌》生动记录了巡游展演的特色风貌。

孔城镇联合桐城市文化馆启动非遗抢救工作。“悠秋”是非遗《孔城庙会》“十甲歌”中一个节目，道具失传70余年。80多岁高龄的代表性传承人王宜文凭着回忆，耗时三个月复原失传“悠秋”道具。复演《十甲歌》，获人民日报海外版宣传报道。当地同步梳理非遗资源谱系，联动十番锣鼓、桐城歌、孔城米饺等多级非遗项目，已复原舞龙灯、十番锣鼓、打莲湘等10余个民俗节目，组建5支本土文艺展演队伍。

融日常，创新表达贴近群众生活。跳出“节庆才展演”的局限，孔城镇推动非遗走出特定舞台、融入群众生活。民间艺人结合基层治理需求，创编《说和谐》《反电诈》大鼓书新唱词常态化巡回宣讲，用传统曲艺弘扬文明新风。依托“童心童谣”小剧场开设非遗体验课程，面向青少年打造沉浸式研学场景，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传统技艺。当地形成“活下来靠抢救、活下去靠日常、火起来靠场景”的传承思路，持续拓宽非遗传播边界。

兴产业，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。以4A级旅游景区孔城老街为核心载体，孔城镇深耕“非遗+农旅+研学”融合模式。成功承办安徽省“四季村晚”示范演出，线上线下累计吸引观众30余万人次；老街国庆动漫嘉年华日均接待游客8000余人次，龙虾品鉴会3天吸引客流2万人次，有效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打造“一村一品”，姜范圩村依托600亩莲藕基地发展赏荷观光产业；南口村发挥全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优势，以千亩红豆杉、西瓜产业为基础，推动田园变景点、农产品变商品。

（通讯员 张宁 全媒体记者 许娟）

情暖特殊家庭 爱满幸福松兹

本报讯 近日，宿松县举办2026年计生特殊家庭联谊活动。本次活动由县卫健委、县计生协会主办，县义工协会承办，旨在关爱帮扶计生特殊家庭，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，传递社会温情与民生暖意。该县卫健委、团县委相关负责人及各乡镇工作人员、志愿者、特殊家庭老人共160余人参加活动。

活动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，鼓舞、黄梅戏、小品、歌舞、诗朗诵轮番上演，气氛热烈温馨。多位老人主动登台朗诵、献唱，展现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。活动特设集体生日环节，爱心企业赠送生日蛋糕，与会领导与志愿者陪伴老人共享甜蜜时刻，让老人们倍感温暖。现场还设置趣味互动游戏，欢声笑语不断。

此次活动以陪伴暖心、以关爱聚力，切实让计生特殊家庭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社会温暖。该县“暖心家园”项目即将升级为省级项目，后续将持续开展精准暖心服务，让关爱陪伴常在。

（通讯员 吴金旺 龚松林）